

黃德林 著

心靈之歌

花城出版社

心靈之歌

黃德林 著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心 灵 之 歌

黄德林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揭阳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25 印张 2 插页 110,000 字

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 册

ISBN 7-5360-1710-3

I·1511 定价:3.80 元

序

韦 丘

每当读到潮汕作家的作品时，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那就是浓郁的乡土味。这种乡土味，又有别于珠江三角洲的水乡，粤北石灰岩地带的山乡，甚至还可以把它和同处粤东的客家地区的歌乡区别开来。因为他们自有属于韩江流域所特有的风土人情，特有的语言结构……总之，是一种岭东文化所别具一格的背景与层面。读着他们的作品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更不用看作者的名字，就能品出浓浓郁郁的潮汕味道。

黄德林同志这本散文结集，同样有这种特色，又一次证明我的感受不会错。

同样是写陶瓷，但潮州枫溪的陶瓷绝不会和石湾的陶瓷相混淆，正如潮剧与粤剧之有别那样。枫溪与石湾的陶瓷相异之处，一般人只能就其外表而识别，而德林同志却能从其内在的气韵而道出其特质：“石湾瓷塑是以粗犷雄浑，色彩浓烈塑造人物取胜”，而“枫溪瓷塑则是以细腻含蓄优美柔和表现生活见长。”（《枫溪陶瓷散记》）

黄德林同志一向从事基层的文化工作，文学创作只是业

余而为之。正是“业余”，使他能在“正业”中接触到许许多多平凡而朴实，忠厚而善良的农民，（就算是写到那位已故的知名作家黄雨，他也传神地写出了黄雨同志的特征：“什么名人，我就怕当名人。你看，我的名片，印头衔的地方空白了，我是白丁，我不当名人！”）而且建国后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有。尽管有些写得比较简单，但却能处处表现这些平凡的农民那种对党、对人民、对祖国的那颗颗灼热的爱心。这就是贴近生活，反映时代才能写得出的。这些人物的素描，使人读来，看到了作者对乡土的强劲依恋，对乡亲的一片深情和对种种美的情愫和事物的讴歌。我以为尽管这些文字在艺术上还有许多粗疏之处，但却和某些“新潮”评论者所倡导的什么“文学是痛苦的产物，作家生来就是为了记述痛苦而存在的”，因此作家必须去“体验痛苦”来“批判现实”，写什么“现实与理想的永恒的矛盾”去追求什么“历时性”，是更能为读者所接受的。

在这本集子中，有好几篇文章是反映潮州市宏兴制药厂及其厂长李锦何的（《心灵之歌》、《厂长一日》、《宏兴印象》），也有一篇份量很重的文章，专写潮州市水产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旭强的（《古城升起一颗新星》）。这些作品，反映了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新型企业和企业家的业绩。就其总的精神来看，虽然写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前。但在今天读来，还是充满了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的精神实质的。我以为，生活教育了我们的作家，使得他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一种超前意识，起到了推动改革开放进一

步深化的作用，是值得赞许的。

但也有不足。那就是过分着重于现实，而忽略了对素材的咀嚼与思考，因而未能作更好的概括与集中，使之升华出这些创业者那种敢“闯”的根本原因——从实践中去摸索市场经济的规律。

当今大批有远见有胆识并富于开拓精神的企业家，在创业中摸索出并实践着许多宝贵的经验。例如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，广州白云山企业集团公司和它的厂长贝兆汉，有识者把他的经验作了如下的概括：一是用人的艺术，二是科技意识，三是营销策略，四是管理手段，五是贯穿于企业整体发展中的超前意识，跨国意识……

上述种种，在德林同志的笔下，不能说没有反映，但却未能有意识地侧重之。文章便恰如无数珍珠在闪光，却少了一条红线把它串起来，因而显得逊色，又在逊色之余，觉得可惜。

希望德林同志能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，继续翱翔于生活的海洋之中，有所突破并攀上一个新的高度。

衷心地盼望黄德林同志的新作面世，并以新的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。

1992. 12. 7. 广州

目 录

序	韦 丘
枫溪陶瓷散记	(1)
访洪灵菲故乡	(8)
大南山石	(14)
在服装王国里	(20)
韩江南北堤记	(27)
师谊颂	(33)
松风晚晴图	(38)
忆陈善文同志	(42)
程汉灏精神不死	(45)
绿湖笑声	(50)

珍珠赋	(58)
阿 七	(64)
许学初	(67)
林应谋	(70)
微笑人生	(73)
厂长一日	(78)
境界	(83)
宏兴印象	(88)
心灵之歌	(93)
酒的豪爽	(105)
真诚奉献未来	(112)
古城升起一颗新星	(129)
曾庆雍和他的《一片集》	(149)
梦吃蜜茶	(154)
漫话潮乐	(157)
后 记	(161)

枫溪陶瓷散记

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前夕，敬受的邓小平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向金日成主席赠送了一个雅致高贵的瓷制通花瓶。

这个花瓶真可谓“超级花瓶”：高 1.3 米，瓶身最大处直径 48 厘米，略与人肩齐高，张手环抱不拢。它也是名副其实的花瓶，外中内三层缀满花朵：外层颈部以粗犷的牡丹花图案剔透镂空；肩部和脚部均以素雅色土浮雕着喷火吐艳的木棉红花；瓶身则以透空呈现着洁白精细的玉兰花纹，并对称洞开两个大花窗。朵朵红梅似点点星火燃烧在窗口，与白玉般晶莹的玉兰花纹相映生辉，争妍竞秀。透过花窗，中层悬吊着一个瓷制的百花篮子，牡丹、芍药、紫丁香、金达莱、白菊花、红玫瑰……惟妙惟肖地簇拥篮中，盛开怒放，仿佛散发出一阵阵浓郁的花香。不是么？你看，花瓶内层空雕的五彩蝴蝶，旋飞起舞，萦绕花丛，好一派静中有动，花香飘荡的情景。本来，瓷器特有的素质美，就够逗人喜爱了，而这个大型的三层通花瓶，却又釉上描金，釉下加彩，花妍蝶舞，

流丹飞翠，集匠心于一体，赋玲珑于全身，寄深情于巧夺天工，传友谊于千秋万代。因而更显得意深情重，名贵罕见了。她，无愧是我国陶瓷工艺的代表作之一。

然而，此一珍贵的国礼瓷，却诞生在我国南方的一个普通乡镇——潮安枫溪。

我们的祖国乃是陶瓷之国。“神农耕而作陶”（《周书》），
“黄帝命宁封为陶正”（《史记》），早在 6000 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陶器制作了。英语用“China”表示“中国”。如果把 China 直译过来，正是“陶瓷”一词，足见我国陶瓷在世界上影响之深。陶瓷工艺是灿烂的中国文化的标志之一，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。自唐开始，中国陶瓷就沿着“丝绸之路”接踵而去，源源出口，活跃了对外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，促进了友谊的传播和发展。据说当时的欧洲人，往往要用同等重量的黄金，去换取一件中国瓷器，他们把中国陶瓷视为奇珍异宝。16 世纪德意志的宗教战争，就如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一样，多国争雄，正是用兵之年，萨克森皇帝却不惜付出 4 队近卫军，作为向邻邦君主交换 12 个大型中国平面花瓶的代价。这些花瓶至今还陈列在德累斯登博物院，被称为“近卫花瓶”。中国陶瓷令人神往的景况，不是由此可见一斑么？枫溪是我国繁荣昌盛的陶瓷工业的一个小小产地，她的产品同样为世人所喜爱，她的历史也同样是源远流长的。

枫溪，坐落在潮州古城南郊，据广东省考古专家的考察，在潮州城东面的笔架山下，就发现了唐宋年代的窑址，并开掘出一批独具风格的碗、碟、壶、佛像，其中也有洋人的瓷制造像和哈叭狗一类的小玩具，说明潮州瓷在唐宋时期已有外销。几年前，新西兰作家路易·艾黎来到潮州，当他在笔

架山下发现一种青瓷碗碎片时，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。原来，艾黎昔年曾在开罗的展览馆看到一种古代青瓷碗，但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产品呢？谁也说不清楚。而几十年苦思细寻也未找到准确的答案。如今，看到笔架山下青瓷碗的瓷片俯拾皆是，陈列在开罗的古代青瓷碗的故乡，就在中国的潮州！心中凝结着的历史疑云豁然消散，叫他怎能不欣喜若狂呢？事实证明，潮州瓷远销欧洲，历史悠远。而潮州城南郊的枫溪瓷区，几经沧桑，瓷窑火光不熄，延续至今，一直是广东的陶瓷产地之一，而且饮誉五洲，享有盛名。

但是，若问枫溪老陶工，提起过去，无不摇头苦叹。1840年以后，由于外强入侵，瓷制造业奄奄一息。到20世纪40年代，枫溪镇虽然还存下六十几家小作坊，千把人在那里进行着艰苦的手工劳动，景况却十分萧条。倘把当年的产品和笔架山出土瓷器比一比，真叫人愧对祖先啊！可有什么办法呢？现在在枫溪陶瓷研究所工作的吴维松师傅，当年虽有一手彩绘技艺，能描绘明媚春光，但生活的饥寒却终日袭击着他，破旧笔筒胸前挂，流落卖艺在街头，谁把陶瓷艺人当人看待呢？

穷苦人家无生路，
无路才来捏泥土。
缺碗盛满瓷工愁，
寒夜困睡龙窑铺。
白泥裤哟穿一世，
四季饱尝辛酸苦。
一日赚无二两米，
风刮泥沙锅里煮……

流传在枫溪的这首民谣，就是当年瓷工生活的写照，在

这情形之下，哪来陶瓷工业的发展？哪来工艺品的水平？唉！陶瓷之国灾难深重，陶瓷之花怎能不枯萎凋零？

枫溪陶瓷获得新生，青春焕发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特别是50年代以后，她的面目一新，日用瓷发展了，美术瓷也应运而生。众口叫绝的戏曲人物瓷塑《十五贯》，就是那个时期出现的产品。作者只取况钟测字的画面，用概括凝练的线条，把沉毅果断、坦然自若的况钟和作贼心虚、惊慌失措的娄阿鼠刻划得淋漓尽致。那巧妙的构思和着意传神的刀法，使枫溪瓷塑的艺术向前跃进了一步。

《十五贯》的雕塑者林鸿禧和彩绘者郑才守，都是饱经风霜，历尽艰苦的老艺人，旧社会榨干了他们的心血和汗水。解放了，枯木逢春，步步朝阳，党把这两位民间艺人送到美术学院去深造。老师的悉心指教，个人的勤奋钻研，使得他们美术知识逐渐丰富，艺术技巧日益成熟，智慧和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，枫溪陶瓷和他们一样，一经党的阳光照耀，就焕发出灿烂夺目的光华。如今，当人们踏进枫溪陶瓷陈列馆，就会被各种各样的展品迷住，那里真可谓集枫溪陶瓷的精英了！既有风摇露滴的《胶林晨曲》、如闻其声的《放鞭炮》、踩平海浪的《女渔民》等各种现代人物雕塑；也有双角高翘的《羚羊》和敏捷活泼的《鹿》等各种变形小动物的瓷雕。无论是曾受国内外赞扬的飞燕釉下西餐具，还是一个小小的烟灰缸；是古代人物还是现代人物；是夸张变形的小动物，还是千奇百怪的飞禽走兽，都有着枫溪陶瓷的鲜明特点：瓷质洁白，釉彩丰润，格调新颖，造型精美，构思巧妙，素雅抒情。如果说石湾瓷塑是以粗犷雄浑、色彩浓烈塑造人物取胜的话，那么，枫溪瓷塑则是以细腻含蓄优美柔和表现生活见长。她

和潮州音乐、潮剧一样，呈现出潮州特有的风采。大凡到过枫溪的人，都观赏过郑才守的《天女散花》。这尊和普通酒瓶一样高的仙女，造型优美、窈窕端庄、感情含蓄、天真纯洁、栩栩如生，但她最突出的特点是细腻，线条纤细得别在耳朵上的耳环让微风吹拂时能轻轻摇曳起来。郑才守在参加设计大型三层通花瓶这件国礼瓷时，没有忘记这个特点。请看这重量达一百六十多斤的巨型花瓶中，也有薄如宣纸的花瓣，细如发丝的花针。细观国礼瓷的全部，不能不令人惊叹！

然而，争妍竞秀的陶瓷之花，也曾经横遭“四人帮”的摧残践踏。正是这伙穷凶极恶的历史罪人，挥舞大刀，砍断历史，对传统艺术一概否定，使《天女散花》一类优秀的作品，也不能幸免地被押进“牛栏”，那年月“天女”蒙受了多大的冤屈啊！

清除“四害”之后，陶瓷工艺的春天又重新回来了；而今，天女又在散花，嫦娥得以奔月，百鸟展翅飞翔，人民笑逐颜开……大型三层通花瓶也正是在此刻，应运而生了。

通花瓶是枫溪陶瓷传统产品，一向以镂空雕刻，格调新颖、小巧玲珑为世所欢迎。但以往都是些单层次的小品，要造出如此巨型又三层通雕的花瓶，在中国的陶瓷史上，迄今未见。任何一件陶瓷工艺品都是艺术技巧和科学技术的结合体，尤其是珍贵名作，她的优美造型和釉彩色泽都包含着化学、数学等诸多因素。首先是造型设计必须是十分精密。通花瓶与平面花瓶不同，因其镂空通雕，往往头重脚轻；三个层次要让玩赏者一目了然，外层开了花窗，承载力也就难保平衡了。这里，既要保持通花瓶的传统风格，庞而不杂，主次分明，又要克服因承载力不平衡导致在高温煅烧时变形出

毛病。怎么办呢？设计人员集思广益，多次召开“诸葛亮会”，终于拟定采取内层与颈部一起组装的办法，减轻脚部承载力；中层的百花篮与外层尽量悬空，使它既是表现主题的重点，又是解决高温负荷的支柱；同时在两个对称花窗上，通雕梅花枝干作为支撑，避免大面积镂空而引起变形的可能性，又使红梅花朵有所依附，更加生动逼真。巧夺天工的通花瓶啊，你闪闪发亮是因为上了釉描了金么？不，那上面凝结着枫溪陶瓷艺人的心血和汗珠，闪烁的是中国人民智慧的光芒。

大型三层通花瓶还因其身高体重，把坯形装在窑里面，经过一千多摄氏度的高温煅烧，稍不留意就会引起变形或脆裂。这好比孙悟空在八卦炉里，倘没根底，早就变成灰烬一样，通花瓶倘没有精密的设计和工艺流程中每个工序的精心制作，就会变成废品。为了使坯体有足够的强度，老师傅们对原料进行认真的精选。装进大窑后，连续细心煅烧 56 个小时，严格掌握每个工序的炉温，这才使坯上的材料结晶变化成理想的色彩了。因其设计技巧之高，制作难度之大，每个工艺流程之复杂，远非普通的平面花瓶所能比拟，大型三层通花瓶的诞生标志着我国陶瓷工业的新飞跃。她无愧为艺坛奇珍，她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，是时代的产物！

当然，三层通花瓶只是枫溪陶瓷新花的一朵。仅以 1977 年为例，小小的枫溪公社 28 家大队副业瓷厂，就向 99 个国家和地区输出近 300 种瓷器，日用瓷和美术瓷达 530 万件。一个普通的农村企业，居然和全世界各个国家进行如此大宗的经济贸易，你能不为之高兴吗？你能不敬佩这些创造百花盛开的春天的人们吗？

祝福你，枫溪陶瓷之花！扎根在祖国的肥沃土壤，沐浴着党的灿烂阳光，你一定会越开越鲜艳，香飘万年长……

1978年11月

访洪灵菲故乡

暗无星月的恐怖之夜，在一座尼姑庵附近专为施主们安放棺材之用的一间古屋里，来了一对为避追捕的青年恋人。那男青年在这鬼气阴森、奇臭袭人、老鼠成群的环境中，感激于女伴不畏杀身之祸恋着他，便毅然向她提出在这恐怖之夜结婚。他们把停放棺材的古屋当作新房；把满屋奇臭当作点缀婚礼的芬馥花香；把屋外的狗吠声当作来宾的汽车声；把满城戒严的军警当作他们夸耀喜庆的卫队。——这是洪灵菲烈士的传记体小说《流亡》中开头描写的情景。记得在二十多年前，我还在幼稚无知的时候，便入迷地读着洪灵菲的小说。《流亡》中开头这段描写，任凭风雨冲洗，也都无法忘掉，一阵乌云飞过之后，阳光普照，宜于看书，便到图书馆去，再找《流亡》来读。一问叫人惘然。管理图书的人竟然不知道有洪灵菲这个名字，他的选集就更不用说了。

洪灵菲是30年代在我国享有盛名的革命作家。1930年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，他便是7个常委之一。1933年春，由于党的工作需要，调北平（北京）任市委秘书，并参加北平和天津的左联领导工作。同年7月26日为革命的叛

徒所出卖而被捕，不久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。洪灵菲同志是广东省潮安县江东公社红砂乡人，他为革命贡献出宝贵的生命，为后代留下鼓舞人心的精神财富——一大批相当可观的文艺作品。可在“四害”专政文艺的日子里，却难以找到革命作家著作，连革命烈士的英名也被遗忘。暴雨过后，日丽风和，我于是产生了访问洪灵菲故乡的念头。

韩江水穿过湘子桥，生怕潮安人民不能普遍接受她的滋润似的，立即分流而走。流偏东的叫东溪，流偏西的叫西溪，分别流经三十多华里的密集的圩镇村落之后，便又汇流入海。夹在两溪之中这块土地，便是江东公社。每年春江水涨，江东便如海岛般被围拥在汹涌波涛之中。在这岛上的偏南端处，有个叫红砂的村落，这就是洪灵菲烈士的故乡。

我访问洪灵菲故乡，是在冬寒未尽，春暖将临的时节，桃花尚未绽蕊，苦楝还是枯枝，放眼望去，田野间惟有单调的麦田的绿浪。及至村边，正在休养生息的秧苗地，犁得深，晒得白，虽无嫣红姹紫，却教人仿佛触到它的勃勃生机。

红砂乡人，在我的印象是深刻的，记得在解放前夕的1949年夏天，我在江东一家理发店当学徒，曾随师傅来这里，拿农民的脑袋学推剪，学刮脸。有次让刀子刮破了顾客的耳朵，血流不止，我又慌张又自愧，不知所措。那位农民叔叔不但不生气，反而和悦地安慰说：“不要紧，耳朵皮薄才出血的。”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，第一次印下宽厚为怀的农民形象。此后我进中学，读了《洪灵菲选集》，知道作者是红砂乡人，感情自然就更加深一层了。书中说的“革命就是为了大家有饭吃，有爱情”这些话，和被刮破耳朵的农民一样亲切，一样不可磨灭。然而30年后重踏旧地时，刚进村就发生了一场